

大器晚成 入殿堂

淺談黃武忠的文學創作和研究

文／羊子喬

■ 本文節選自《黃武忠紀念文集》

黃武忠（1940-2005）台南人。他曾任文建會二處處長，且是國家台灣文學館的重要推手，卻不幸於今年4月6日凌晨3點過世。雖值壯年，卻慘遭病魔吞噬，讓親朋好友唏噓惋惜，咸感痛失一位以執著、溫和態度從事文學創作、研究及文化行政的工作者。

檢視黃武忠一生的文學生涯，一路走來，可說大器晚成，在他28歲（1977）時，才寫出第一篇作品〈人生三書〉刊於書評書目，1978年開始在《台灣時報》撰寫〈小說家談寫作技巧〉系列的訪談記錄。同年9月底，聯合副刊主編痲弦特別委託黃武忠策劃記錄〈光復前台灣文學座談會〉，並於10月發表。此系列報導成為鄉土文學論戰後一件大事。從此，黃武忠投入日治時期台灣作家的田野調查，出版了《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小傳》、《台灣作家印象記》二書。

1979年至1980年，黃武忠繼續撰寫《蘿蔔庄傳奇》系列小說作品。1982年以〈四十九個夕陽〉參加聯合副刊〈愛的故事〉徵文比賽得獎。

他的小說、散文作品，之後分別結集出版了小說集《詩的傳奇》、《蘿蔔庄傳奇》、《四十九個夕陽》、《小人物列傳》、《看天族》（《蘿蔔庄傳奇》與《小人物列傳》合刊），以及散文集《現實人生》、《經驗人生》、《永遠》、《小腳新娘》、《人間有味是清歡》（後改書名為《我願為她繫鞋帶》）；另外，還有《小說家談寫作技巧》、《文藝的滋味》、《親近台灣文學》、《洪醒夫評傳》（2004年碩士論文集）等書。

綜觀黃武忠的文學成績單，從1977年開始寫作，雖然出發比鹽分地帶同世代的作家較晚，但是出發之後，即創作不輟，舉凡作家訪談、田野調查、散文、小說、文學研究都從未間斷，一共出版了近廿本著作，可說為台灣文學研究費盡心力，也為自己的創作建構一座文學殿堂。

潛心台灣文學研究

黃武忠的文學之旅，係從書評及作家訪談記錄開始，因此當他策劃〈光復前台灣文學座談會〉之後，得以接觸到日治時代的作家，因此開始撰寫作家小傳，並出版了《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小傳》，引導不少文化人來親近台灣文學。到了《台灣作家印象記》，黃武忠已消化了田野調查的資料，同時也親身探訪了作家本人，包括了戰前及戰後的作家，為台灣文學研究奠定部分作家的基本資料。

黃武忠不但是一位實踐力旺盛的人，也懂得如何親炙知名作家，以訪談記錄出版了《小

說家談寫作技巧》，一方面在採訪中了解作家創作的的方法和題材的蒐集，另方面也讓自己深入體會文學的原理。所以《小說家談寫作技巧》出版後，他自己則投入了小說創作，從他自己的童年、父祖之輩的故事，轉換成創作的題材，因此，才有後來小說集《蘿蔔庄傳奇》及《小人物列傳》的出版。

對於文學創作，黃武忠除了吸收前輩作家的經驗外，也開始讀書、思索，寫了不少評論文字。1983年，他整理了評論集《文藝的滋味》，由自立晚報出版；1995年，他把一些較為用心撰寫的文章，重新耙梳整編而成《親近台灣

文學》（其中多篇已見前述各書），展現他對台灣文學的研究心得。

為台灣鄉土文學立典範

作家的出發，有人十六、七歲即嶄露頭角，有人卻大器晚成，黃武忠即屬後者，卅歲才開始寫小說《蘿蔔庄傳奇》系列。

黃武忠的小說除了描寫台灣農村的生活情景外，也刻劃了鄉野之間的小人物。其小說人物鮮活，對話貼切自然，反映了台灣1950年代到1960年代農村的變遷和生活的艱困。他小說中沒有血淚控訴，也沒有搶天呼地的責難，他只是溫和的、真實地反映了鄉村庶民的生活場景，讓讀者去感受悲痛與歡顏，使人讀後充滿了含淚的微笑。誠如廖炳惠教授於《看天族》推薦序所云：「在台灣文學史上，如果多了幾位像黃武忠先生這樣的作家和史學家，台灣的民間生命力和庶民記憶將可以維繫不斷。」

同樣的農村背景和生活環境，我們也可以從鹽分地帶作家楊青矗的〈在室女〉、〈綠園的黃昏〉，以及周梅春的《轉燭》看到。而黃武忠的寫作方式、關照的事件和楊青矗、周梅春是迥然不同的，反而與黃崇雄的《一隻鳥仔哮啾啾》比較接近。尤其〈捕蛙記〉乙篇，與

《黃武忠紀念文集》



黃崇雄的〈上白礁〉中描寫半夜捕蛙撞鬼的情節有類似之處，但這絕不是模仿，而是他們倆人老家相距不到一百公尺，傳說中的故事來源應是相同的。

除了反映台灣農村的縮影之外，黃武忠也創作城市裡的寫實小說，像〈人命〉乙篇，描寫一個農村出身的青年，新聞研究所畢業卻找不到工作，一心想當記者而無法如願，只好流落街頭到西門町閒逛，目擊了一個意外命案，結果真正的報社記者來採訪，卻無法見報。作者藉著失業者擁有記者的熱誠、敏感度，深入命案現場、警局做跟蹤報導，在現實社會無法披露，卻在夢中實現記者的理想一事，黃武忠以第一人稱、現場目擊的敘事觀點，極盡嘲諷、批判之能事，把「人命」的價值做了深層的探討，這種寫作方式似如張系國的小說〈笛〉，有異曲同工之妙，這種社會寫實主義的小說，可以呈現黃武忠的寫作才趣，只可惜產量不多。



黃武忠在文學館籌備期間，時常邀集各地作家，共同參與活動。圖為詩人節期間，黃武忠邀集各地詩人共同參與陶藝創作，目前這些作品都由國家台灣文學館所保存。

小說之外，黃武忠也寫了不少散文，他以敏銳的觀察力與溫和敦厚的風格，描寫了台灣鄉土風情，刻劃了父子、兄弟、師生、朋友的感情，讀後讓人充滿對人生的執著、寬宏與幽默。尤其在描寫父親時，分別以〈阿四的尷尬〉來敘述父親的別稱源自於祖母算命的迷信；以〈父親的紅眼睛〉來闡述父親紅眼睛的緣由，流露作者的赤子之心；以〈一夜鄉心〉和〈失去的河岸〉來刻劃父親的憨厚，讓父親鮮明的形象具現，給人留下深刻印象。而在描繪農村情景時，他以〈番薯簽遇見草鞋〉來呈現台灣農村的貧困，三頓番薯簽，甚至當番薯簽存放太久而生蛀蟲，作者用筷子一隻隻挑起而被祖

父看到時，一巴掌從後腦勺拍下去說：「阿公吃一輩子都沒事，挑什麼？」這種情景，1940、1950年代鹽分地帶出生的農家子弟皆可感同身受。讀到這裡，我不禁眼睛濕紅，這就是鹽分地帶貧瘠困厄的寫照，也是四、五十年前台灣農村的縮影。

為好友洪醒夫塑像

1999年11月，黃武忠與阮美慧接受彰化縣文化局的委託，從事《洪醒夫全集》的編纂工作，於2000年12月完成。這期間黃武忠及阮美慧進行洽談版權、拜訪家屬、文友及同學，同時也進行文獻資料的蒐集，甚至遠至馬祖搜

黃武忠

淺談黃武忠的文學創作和研究

Huang Wu-Chung

黃武忠積極推動作家文物之徵集，並為捐贈人舉辦展覽。圖為他於2000年辦理巫永福文學展時，代表政府單位向捐贈作家致意。



綜觀《洪醒夫評傳》（這個書名恐怕是為了市場需要才加上去的吧），內容的詮釋方式是把作品和作家生活背景相對照，並且放了許多洪醒夫生前交往的照片，以及〈附錄〉做得很詳實，如今，黃武忠獲得碩士學位，正要步入學術殿堂之際，竟然與世長辭，實在令人扼腕不捨。

結語

黃武忠不但是一位作家，也是一個台灣文學的研究者，同時更是一位傑出的文化行政官員，推動多項文化政策，包括：文學事務（獎勵各縣市文化局出版作家作品集）、國際交流（兩岸暨港澳文學研討會、帶領山地傳統音樂團、復興劇校國劇團赴歐、帶領台灣詩人訪問印度……）、文物保存（出任文資中心秘書、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主任）、國家台灣文學館開館規劃……等等事宜，可說一生大部分的時間都奉獻給文學和文建會，不幸積勞成疾，為肝癌所侵蝕，辭世於任內。

如今我們緬懷黃武忠，相信他一生行誼終將活在親朋好友及同事的心中。

尋《馬祖日報》，可說費盡苦心，終於編纂完成《洪醒夫全集》一套九本，堪稱是目前最完美的版本，提供了有心人研究、了解洪醒夫的一大利器。

2001年，黃武忠進入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，2004年以《洪醒夫評傳——洪醒夫文學觀與人物圖像之研究》為學位論文，此書完成後，為研究洪醒夫再拓新視野，為好友洪醒夫塑造鮮活形象，讓忝為洪醒夫好友的我感到汗顏不已。黃武忠在擬定學位論文題目時，即苦心孤詣地蒐集有關評論洪醒夫的文字，包括他人已完成的學位論文，一一找出其中的疏漏、不足之處，並加以分析、解構，再擬定題綱、研究方法和寫作格式，是一本至今最詳實、貼切、深入的研究成果。

黃武忠對洪醒夫特別醉心的原因，大概同樣生長在農村的大家庭，有著共同的貧窮經驗，尤其黃武忠與洪醒夫一樣，兄弟姐妹特別多，唯一不同的是洪醒夫是長子，必須擔當家中大小的生計，而黃武忠還有多位姊姊來呵護。由於生活背景類似，難免相識後肝膽相照。黃武忠在第一章第一節第一目〈編纂全集：全面訪查作品〉中提到：何以洪醒夫當時會在《香港時報》發表這麼多詩作（共23首，而一生只寫五十首），到目前為止還沒找到合理的解釋。其實，黃武忠如果問我，就可以解謎。我在《香港時報》發表詩作超過百首以上，因為在《香港時報》發表詩作容易，而且稿費一個月之內就可收到，尤其像洪醒夫及我這樣極需稿費貼補生活的人，《香港時報》是一個極佳的園地。